

319

# 江西文物

第三期

第二卷

周益國公遺像

彭程萬

孔子與儒家

周維新

中等學校國文教學問題

周維新

明代江西之王學

辛際周

江西省通志纂修源委考

吳宗慈

江西近代鄉賢列傳

周維新

贛風錄

胡先驕 夏敬觀 等  
王有蘭 程學恂



LIBRARY

(一) 本刊前因印刷困難延期出版致勞各方訂閱諸君函詢至以為歉今後自當按期發行藉副讀者屬望盛意

(二) 本刊因印刷紙張價格激漲成本太高售價略增凡向本社預訂全年六冊者實收四元以表優待

(三) 訂閱及投稿函件請寄江西贛縣龍嶺中正大學分校訓導處轉交本社

江西文物社啓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 江西文物

兩月刊  
第二卷·第三期

△定價法幣捌角▽

編輯者 江西 贛縣龍嶺 江西文物社

發行者 江西 贛縣龍嶺 江西文物社

印刷者 贛縣水東鄉 中華正氣出版社印刷廠

經售者 各埠 大書店

# 宋周益國公遺像

彭程萬  
敬書

周益國公遺像

處己以謙特物

以怒諸君如陽

春之融風規峻

暮踐履端直深

出如秋霜之烈

待我

林倫讚



公諱必大字子充晚年號平園老叟廬陵人官至左丞相以少傅致仕公為相時承秦檜專橫之敝正氣已盡衰矣又值韓侂胄竊國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公不惑不懼篤守正學尊崇孔聖謂與天地相為始終立朝以忠直自矢表彰岳武穆以申忠臣正氣其愛國攘夷之志常流露於文字間壽七十九諡曰文忠著有平園集二百卷

# 孔子與儒家

周維新

## 一 儒家思想之新抬頭

五四運動前後反儒家的風氣，盛極一時。今日看來，已成陳跡了！然這一個狂潮過去以後，儒家的學術思想，亦少見有人討論。民國二十四年時，東方雜誌曾出過續經問題專號，徵求文化界名人意見，應徵的七十餘人。大多數主張經書不可廢，不過各人主張的讀法不同。因而各篇中很多涉及儒家問題，可以約略窺見五四時代過去以後我國人士對於儒家的態度。二十四五年時，又有許多人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問題，亦曾涉及儒家的學術思想。但這些討論，還沒有形成一個提倡儒家思想的潮流。近年學界政界，較有地位的人士，常常提起儒家或孔子。並常有人想把儒家思想與三民主義聯繫起來。還有人想以國父頂接孔子的道統。也有人想從儒家的學術思想上建立國父遺教的哲學基礎。今年四月間，重慶成立了孔學會。各方面尊孔的言論亦漸多。這都是儒家思想抬頭的一些象徵。茲選錄賈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中的幾句話做代表，（思想與時代月刊第一期）藉可看出現今儒家思想抬頭的一點新意義。賀君說：

「新儒家思想的發展，就是中國現代的主潮。我確切看到，無論政治社會學術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裏爭取建設新儒家思想，爭取發揮新儒家思想。在生活方面，對人處世的態度，立身行己的準則，大家也莫不在那裏爭取完成一個新儒者的人格。大多數的人，具有儒者思想，而不自知不自覺的發揮出來。有許多人表面上好像反對儒家思想，而骨子裏止代表了儒家思想，實際上反促進了儒家思想，自覺的正式的發揮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學運動。」

「假如儒家思想經不起諸子百家的攻擊競爭比賽，那也不成其為儒家思想了！——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會轉化西洋文化，以充實自身，發展自身，則儒家思想，便生存復活而有新的開展。否則就會消滅沉淪，永不能翻身。——所以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開展的問題？就成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復興的問題。也就是中國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復興的問題。」

上面所引第二段的話，我曾看見有好幾位名人同此意見。前一段的話，是賀君觀察儒家思想新抬頭的一個透切說明。這看法自然有相當根據。但是我以為賀君全篇所說的儒家思想，實在是一個籠統的講話。關於此點，我想加以商討。

## 二 何謂儒家

何謂儒家？這問題不能不認識清楚。現代人對於儒家的概念，或以為是有道德的聖賢；或以為是讀書階級，或以為是教書匠一流人；都不能指明儒家究竟是什麼；且我國向例，武將中有儒將之令名；醫師中有儒醫之雅號，乃至有耕讀傳家之儒農；書算兩能之儒商；可見儒家一詞，在現代人看來，實在有點模糊。我們須先從我國學術史上探討儒家的起原和演變。

我國古代自有文字以來，就有許多記載，其中一部份是聖賢傳下來的經典。周之初期，文化漸具規模。然貴族統治，政教合一，官師不分。經典的傳授，大都屬於在位的世官，民間很難有自由傳習的機會。到春秋時代，貴族的政權起了變化，政教合一的制度也難維持了。經典自然容易流傳到民間，才興起了自由講學的風氣，有道德的人，所講的學問，涉及人生社會國家天下多方面。不獨家徒講學，而且遊說著書，力求實現其抱負。孔子就是其中的一個，而道術之大，德望之隆，尤為當時第一。弟子有三千之衆，自會引起社會很大的注意。於是社會稱他們是儒，他們亦自承這新徽號。這儒的名位，就是從古代官師制度解放出來的智識階級。然儒是通稱，輩分有師徒之別；程度有深淺之分；品格有高低之異；聲望有大小之殊；故孔子教他的

弟子說：「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足見那時的儒者，流品已雜。猶如現代所謂的學生，有好的、有壞的、又有大中小之別，不可一概而論了。孔子講學，相從較久的弟子，有七十餘人，分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實際上成就各有不同，也不止四科了。孔子死後，他的門下，分化更大。韓非子顯學篇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韓非雖戰國時代很近，其說當可靠。當時孔門一傳再傳的弟子既多，流派自更複雜。甚至還有許多讀書人，本與孔門無師友淵源，也投奔孔子門徒混飯吃。荀子非十二子篇說：「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這又是韓非所稱八派之外的另一派。荀子竟罵那班人爲賤儒。可見那時候的徽號上已發現許多污點，真所謂良莠不齊了。自孔子死後，社會上對於孔門那一羣人，通稱之爲儒家，連所謂賤儒孔門混飯的也在內。又因同時的學派，還有老子墨子等，社會自然加以區別，而稱爲某某家，或簡稱一字。例如韓非說：「今之顯學，儒墨也。」那儒字，就是孔門一羣的代名詞。墨字，就是墨派一羣的代名詞，社會對孔門一羣，或稱儒家，或稱儒者，例如晏嬰說：「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這裏所說請的儒者，自不專指孔子。又如墨子的非儒篇，所非的儒，亦是指孔門一羣，而不是專指孔子。後來寫歷史的人，也是依着社會相傳的通稱，而加以某某家的區別。故後世所謂儒家，其界說極難定。無論秦漢以下的儒家，決不能與孔子齊觀並論。就是戰國時代所稱的某氏之儒等等，亦都與孔子差離很遠了。我們須再研討孔子死後儒家的變遷。

### 三 儒家之遞變

孔子在春秋時代，創造自由聚徒講學的風氣。他的人格、他的學說，都有其獨到之處，爲儒家開山大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

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使古代貴族世守祕傳的六藝經典，開放爲社會共同研究的學問，故孟子稱贊爲集大成。所謂大成的意義，非常重大。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破天荒的人物。他死後，他的弟子分爲各派。對於他的人格學說，或具體而微，或僅得一二，沒有一人或一派能完全繼承。後來道家墨家等的攻擊辯論，與新時代的要求，儒家就不能不將其宗師的學說加以補充或修正。如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孟子七篇中講性的問題很多。不但孟子已多修正孔子的學說，就是孔子死後最著名的孟荀二大家，也各有各的宗旨。即以講性而論，居然有性善性惡兩極端的歧異。孟荀同宗孔子，而荀子乃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又於感嘆孟子誤解孔子之餘而厲聲斥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足見兩家已成水火之勢。自孔子至於孟荀，不過百餘年，而儒家學說的主旨，就有三變：孔子講仁；孟子講義；荀子講禮，自是時代不同使然。這是儒家第一期的變質。

秦漢以前，魯鄭齊等國，都是儒家的根據地。但孔子以後，鄭魯的儒家，除孟子外，無傑出的人物。荀子本趙人，遊學於齊，嘗三爲祭酒，故儒家在齊的影響亦不少。而齊之稷下諸先生，講學之風頗盛。史記所記的三驩子，都與他們很接近。三驩中的驩衍，尤著名。他對歷史的見解，有五德之說。對地理的見解，說九州之外有九州。故史記稱他：「迂大而闕辯。齊人頌曰談天衍。」大約他們的思想，是出入於儒道之間，而自有新意，司馬談名之爲陰陽家。嘗爲秦始皇求不死之藥的盧生韓生，都是陰陽家一派。其時秦相李斯，曾受學於荀卿。討厭那一班似儒非儒的方士陰陽家之流。始皇所坑的儒生，就是那班人。可見當時儒家很複雜，已不能自固其家派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帝鄙視儒士，不久就起了反響。武帝時採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孔子，黜抑百家，立學校之官，養天下之士，於是儒家大見興盛。仲舒表面雖崇儒，但大講其天人之際，頗與陰陽家的路數相通。他更完成了陰陽五行四時氣運的理論。他講倫理，創三綱五紀之說。講政治，創十指五始三世之說。這些「非常可怪」的話，孔子及儒家諸大師，

當時都未曾夢見。而仲舒乃以自己的臆說，硬派充為孔子之學，硬冒認為儒家。尤其可怪的，他說：「孔子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他以殷湯為正白統，周文王為正赤統，孔子作新王應正黑統。他居然捧孔子升御座。且使孔子由人性而變為神性了。我們試讀他的春秋繁露，符瑞玉杯諸篇，他大膽說夢話的程度，真令人驚異。大約西漢學術界，被那人鬧得烏烟瘴氣。不久，讖緯之書，象數之學，都應時而出。他講經學，主用今文，後來劉向劉歆父子，力主古文。何謂今文？乃秦漢時通行家書的本子。何謂古文？乃古代科斗文字的本子。今古文之爭，為兩漢經學界一大公案。劉歆雖以古文家與今文家對抗，但他亦講五行災異，仍不免受陰陽家之影響。及楊雄出贊同古文家，倡言宗孔崇孟。而且很自負的說：「竊自比於孟子。」以復興孔孟為號召。其實他所著的太玄法言二書，骨子裏仍未能脫陰陽家的見解。他說：「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為玄乎？」「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可見他的思想，是道家與陰陽家的混合。他的太玄圖，也與董氏陰陽五行等說有關係。他全部學說，與孔孟有何干係，無非聊借孔孟以自重耳。鄭玄雖號稱集兩漢經學之大成，有「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譽。然他自己說：「時階秘寶緯術之奧。」可見他也是為時代所困了。綜觀兩漢儒家，言其大者，只有董仲舒之學，劉氏父子之學，楊雄之學而已。故許慎的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這解釋自是針對漢代儒家而言。在春秋戰國時，沒有看見儒柔也的解釋。若以禮記中的儒行篇來釋儒，那就應說儒剛也。從這上面也可看出儒家與時代的轉變關係。這是儒家第二期的變質。

漢代經學，雖有今古文之爭。但兩派解經的工夫，都做得很細密。古文家尤重考據，家法頗謹嚴。到了魏晉時，儒生都不重視解經。大家競尚清談，道家的學說，因而發達。比較著名的經師，如王弼何晏，都是引進入儒。此外如竹林七賢輩，更公然蔑視禮法，已無儒者氣象了。其時佛教亦漸輸入，儒家更受影響。至南北朝時，儒釋道三教同源之說甚盛。如沈約的均善論，孫綽的喻道篇，張融的門論，顧歡的夷夏論，都是以調和三教為主旨。同時雖有二一學者，力持異議

，如裴頠反對虛無、范曄反對鬼神，但影響並不大，難以挽回這時代的狂瀾。南宋儒林傳所稱何承天周弘心雷次宗沈麟士等講學時，綦索並聽若干人。可見這班儒林先生，常與和尚道士為伍。無異近年同善社之情況。北朝學風稍不同。北史儒林傳所稱盧玄刁沖劉蘭張善貴等，大體還保守漢儒家法。但過於重視家法，故有一甯說周孔非，不說馬鄭誤一之譏。不過北朝末年，如徐道明輩，也就有點釋道混合的色彩了。隋朝統一中國，文化亦帶調和性質。顏之推王通為代表人物。唐代佛教特盛，儒家很少傑出之士。初唐如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等，中唐如啖助趙匡等，都為名經師。然他們的力量，還不足以昌明儒學。韓愈雖以崇儒衛道自任，但亦僅能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學力尚難振一時之敵。愈雖力排佛教，然仍與和尚們往來。其弟子李翱的復性書，與天台宗所講的止觀，很相近似。自魏晉至唐，六百年來，始而為釋道平分天下，繼而佛教獨盛，而儒家乃日見衰微，幾於無立足之地，即有幾許以儒家自命者，大都別有懷抱，誠如孫綽所云：「周孔即佛，佛即周孔。」這是儒家第三期的變質。

宋承五代久亂之後，右文輕武，引用賢才，儒家頗有中興之象。然自隋唐以來，釋道二家，在思想界頗有根深蒂固之勢，處處與儒家接觸，儒家習染已深，不覺漸與融化。故宋初諸大儒，都不脫釋道關係。宋史儒林傳謂：「陳搏以先天圖授許堅，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陳搏放那班人，都是當時的著名道士，而他們却是北宋五子的淵源所在。周濂溪的太極圖說通書，邵康節的經世衍易圖先天圖皇極經世表，完成了象數之學。此外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的學說，無不含有釋道二家的成份。他們的朋友及門人很多，建立了一個新學派。對於漢以前的儒學，修改很大。故後人稱他們的道學為新儒學。集道學之大成者，為朱熹。而與軍突起與朱子對峙者，為陸象山。此外尚有張南軒呂東萊，亦各自成家。號為南宋四子。自北宋五子至南宋四子，講述甚富，爭論亦烈，形成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個燦爛時期，為周秦以後所僅見。朱陸二派，根本不同之點，朱子偏重道問學，陸子偏重尊德性。兩派相持，終不能合。後人

調和，或引朱入陸，或引陸入朱，亦是多事。實則兩派各有其所見，各著其所長，本來用不着援引依附。不過朱子講理氣，未脫周邵諸家之範圍，實與象數之學，有所參合。陸子所講的心學，頗近於程明道的復性書，頗有釋家的線索。象山雖開心學之端，至王陽明，始更開展。北宋以來，儒家大講理學。其空疏之弊，把一般士大夫弄得暮氣沉沉。士子乃以讀性理大全等書為獵取聲名利祿之計。陽明特標「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新說，雖自有其創造之價值。然其學說，不免受禪宗影響。後來弟子漸多，派別紛歧。至王龍溪王心齋輩，直欲躋陽明而為禪。末流之弊，竟以「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滿街皆是聖人。」周汝登陶望齡李贄等，實為王門之罪人了。我們看宋明五百餘年來的儒家，大致的說，都是儒其皮而佛其骨。始而引佛以亂孔之精神，使孔成佛家之孔。終則排佛以維孔之軀殼，使佛成儒家之佛。既為亂孔，而亦誣佛。故戴東原嘗慨然曰：「宋以來儒家舍聖人立言之本旨，而以已說為聖人所言，是誣聖。借其語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誠足揭發宋明儒家的通弊。這是儒家第四期的變質。

清承王學之敝，學術上乃起很大的反響。清初大儒輩出，皆對王學猛加攻擊。如顧炎武云：「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獨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旨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黃黎洲云：「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大滋流弊。」王船山云：「侮聖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徇跡而忘其真，以隨測度，趨入荒杳。」顏習齋云：「諸儒之論，在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其言之悖於孔孟者，贅也。言之不特於孔孟者，亦贅也。」略舉例如此，可見他們的學問，反空疏而歸致用。不但對理學大加糾正，而且各自有其卓絕的成就，奠有清一代學術之丕基。同時專講經學的，亦多偉大人物。如閻若璩之尚書古文疏證，辨正千餘年來舉國沿習之偽書。胡渭之易圖明辨，以易還之義文周孔，以圖還之陳搏邵雍，使宋學根本動搖，大受打擊。至乾嘉時，尤為清學全盛時期。經史小學音韻地理文詞金石各門，或為精深探討，或成專門創作；無不大放異彩。其能獨樹一幟而號召力較大者：如戴東原領導之皖南派；章實齋領導之浙東派；方望溪姚鼐傅領導之桐城派；莊方

耕劉申受領導之常州派；尤多碩學鴻儒，各極一時之盛。大約清之初中兩期，學者皆以求實求實為研究之目標。不受前人之束縛，而有獨立之精神。如講理學，則掃去宋明之廢障，而獨創新解。講經學，則脫去漢唐之桎梏，而別開途徑。且許多學者，勇於疑古，長於辨偽，善於專精，頗與現代所謂之科學方法相合。故稱這一時代的學問為樸學，誠名副其實。晚清俞章康梁諸人，乃以時代革新，研究的範圍愈廣問題愈多，波瀾亦更壯闊了。綜觀清代儒家實有其特殊的貢獻，亦有其特殊的面貌。故在我國學術上，創造了劃時代的偉績。這是儒家第五期的變質。

以上是說明孔子死後二千五百年來儒家的歷次變質。儒家的內容，隨時代而大不相同。故不能統二千五百年來的儒家而認為就是孔子之系統。亦不能統二千五百年來之儒學，而認為就是孔學。今人提倡儒家思想，而不辨其內容，不但犯籠統之病，令人無所適從。且將紛爭之端，而演成此亦一非彼亦一非之怪象。以內涵籠統外啓紛爭之結果，則所謂提倡儒家思想一舉，必無若何成效。賈麟所謂中國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復興的問題，決非籠統的提倡儒家思想所能負其責任而得到解決。然我國關心文化的人士，現在既有走往儒家方面的動向，這是海通以來從目迷五色傍徨歧路之中回轉頭來的一條新路。這條新路，自有遠大的前程，光明的希望。此次世界大戰以後，世人或亦將有所悔覺。若仍繼續十九世紀以來的物質文明，執迷不悟，決無天下太平之可言。我想西洋一定有進步人士，會憧憬到我們中國的文化。中西文化結婚後的新文化，才能產生「太平」的甯繁兒。這是另一問題，非本文所欲討論。但我以為中國文化，乃以孔子為唯一導師。周以前的民族學術，即六藝實典，孔子有集大成之功。繼往開來。做了中國文化的骨幹。二千五百年來的大中華民族，長久團結，繼續發展，非有堅強的文化骨幹，怎能支持這古老的國家？怎能抵抗幾多次的內亂外患？儒家的學術思想，雖經歷次變質。而孔子為民族文化一貫的骨幹，百變而不離其宗。如地心吸力，無形吸引民族文化之精華而不顯不墜。老子釋迦基督諸教主，縱能炫耀一時，局部侵入，然終無以奄有全中華民族的文化領域，摧傷其骨幹而有以易之。我們今

欲復興中國文化，其能擔負大任的，決非籠統紛歧的儒家，而是一貫為民族導師文化骨幹的孔子。我們須進而研究對於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應如何認識？

#### 四 如何認識孔子

孔子這個人，自他的的人格言，太崇高了，太偉大了。自他的為人講學言，却是非常平凡。我們想認識孔子，必先記着這兩點基本意義。二千五百年來的孔子，往往被人認識不清。有的稱他為師，有的尊他為聖，有的贊本上捧之為王，有的實際上給他王的封號，還有不認他為人而認為神的，這都與他表好感而有這種種不同的恭維。大約尊他為師為聖的，自是出於衷心的敬服。尊他為王為神的，却別有用意。反對他的人，歷史上固亦有之。周秦時代，兼學爭鳴。孔子實為大師，名高招忌。異派之非議譏評，多有攻人顯己之私意，而帶宣傳性質。如莊子書中，託盜跖之口，詆毀孔子的話，乃是莊子門徒故意以毀孔而自作宣傳的。這種批評，無甚價值。而且時代久遠，我們現亦不必翻此陳案。現距孔子之死已二千五百年，我們要真能認識二千五百年前的偉大人物，自非易事。我們想認識孔子，只有看看我們同時代的人如何批評他。因為同一時代，大家所據的研究資料，都差不多。批評是否正確？較易辨別。也可幫助大家多認識一點孔子的真象。恭維的批評不必論，自以反對方面的批評，才值得檢討。我想舉三個反孔論的代表，來做檢討的題材，這三人，也是我們這時代的人所應注意的。

章太炎是近代學術史上一個佔重要地位的學者。他的「諸子學略說」批評孔子曰：

「孔子當春秋之季，世漸衰敗，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病見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弊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孔子之譏文人，謂之不仕無義。孟子荀卿，皆譏陳仲。是儒家的湛心榮利，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

心力學，約處窮身，心求得售，而後意歎。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則吾道窮矣。藝文志說儒家云：辟者隨時抑揚，遠離道本，苟以譏衆取寵。不知譏衆取寵，非辟儒然，即孔子固已如是。……孔子于七十二君，已開游說之端。其後儒家，多兼縱橫者。其自為說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荀子曰：君子時細則細，時伸而伸也。然則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從時而變。故曰：君不必信，行不必果。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彼以鄉愿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愿人，此鄉沒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愿人。所謂中庸者，是國愿也。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君子時中，時伸時細，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非。惟其便於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俗諺有云：書中自有千鍾粟。此儒家必至之弊，實於後辟科舉學校之世而無不備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議論止於函胡之地。彼耶穌教天主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術之害，則在散亂人之思想。……雖然，孔子之功則有矣。變禮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囿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復絕千古。二千年來，此事已屬過去，獨其熱中競進在耳。」

太炎最瞧不起孔子的，即熱中與趨時二點。先論熱中。孔子的出處事實，以論語及孟子二書的資料最可靠。孔子少年，嘗為委吏，嘗為乘田。孟子說他是「為貧而仕，不卑小官」。及壯年時，聚徒講學，好古敏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來看見祖國的內憂外患，交迫而至，慨然去魯適齊。不久又由齊返魯，那時仍潛心教學，弟子日衆。陽貨曾譏他：「懷其寶而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可以看出他那時抱道待時的心情。五十後，魯亂漸平，始出為東都宰，為司空，為司寇。曾攝相事。齊人饋魯君以女樂，魯君受之，三日不朝。孔子有



點生氣。從而祭，燔肉不至。更足證明魯君昏庸無禮，乃不稅冕而行。從此周遊列國十餘年，然終不得行其道；且曾畏於匡，厄於陳蔡。有時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誦詩鼓歌不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亦跑去說：「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教訓他：「君子不能求為容」的道理，而斥之曰：「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為之欣然。出國既久，忽成六十四有八的老翁。倦遊返魯之後，主持正義，更加堅定，毫無求容之心。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他常常用這種口吻教訓那班權貴，他後來雖不作官，但對於國家大事，仍常申張正氣，他的弟子再求為季氏棄斂，他很生氣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氏將伐顛夷，再求去見他，受了一頓大教訓。他反對舞八佾；反對以雍撤；反對旅泰山。都發過正論。他開陳恆弑其君，很鄭重的沐浴而朝，請討之。他痛心世道淪喪，民生疾苦，實在忍不住了！乃對子路發生感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乎？」於是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為傳道萬世之計。以上略述孔子一生的出處小史。他何嘗甘心榮利，誰要取寵。孟子最深知他。嘗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孔子熱中是熱中，乃為祖國而熱，為生民而熱。他抱宏遠的遠術，過淡泊的生活，負理人的重望。官大莫如宰相，在他眼中算什麼，豈屑為自身的榮利而熱中。他自己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決不至以「利」字橫梗心胸。他明知時勢不可為，但他的人生觀，向來是積極的、樂觀的。晨門譏笑他：「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正說中了他的心事。子路亦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可見孔子之周遊列國，千七十二君，明明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他猶栖栖皇皇不暇暖，以求實現其抱負，正所謂「行其義也。」這真是志士仁人的苦心孤詣。太炎乃以熱中競進目之，何其厚誣孔子也。再論趨時，太炎謂孔子之

教，惟在趨時。引「君不必信行不必果」之語為證。但是原文下面還有「惟義所在」一句，他偏略而不提，殊非學者忠實的態度。原來這三句話，易生誤解。馮友蘭的新世訓中，有很好的論辨。他舉出尾生為一女子守約溺死的故事為例。尾生信則信矣，然不合乎義。這是獨行傳中人的信與果，所謂「失於周全之道，取其偏至之端。」論語上記孔子講信之處很多。孔子以為為政之道，必不得已而可去兵去食，但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他那裏是主張不必信的人。不過要「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如尾生那種約會情人的私事，適逢橋下漲水，儘可改期再約，何必因守信而自甘溺死呢！孔子所謂言不必信，乃教人要惟義所在，不取偏至。至於果敢之說，孔子平日少談及。他理想的人生全德，只是一仁字。他說：「剛毅木訥近仁。」「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這剛毅的性格，死而後已的精神，還不夠果敢嗎？他又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是何等篤實貞剛的志節！不過暴虎馮河，類的果敢，乃是他所不取的。至於「中庸」「時中」之義，既不是妥協，亦不是調和，乃是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的標準。均天下國家的偉大，辭辭諱諱的高尚，蹈白刃的勇敢，均為常人所難能。而中庸比均天下國家辭諱諱諱白刃更難。故中庸為宇宙間至高至上的正道理。太炎謂聖賢書，何嘗不明此義。乃獨武斷中庸為獨斷，以逞其評孔之偏。至謂「用儒家之道德，艱苦卓厲者絕無。冒沒奔競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議論止於函胡之地。」亦不能以此咎孔子。孔子以仁為道德最高境界，極言之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把仁字看得比生命還重。是為艱苦卓厲的標則，那有可函胡之餘地。雖曰後世儒家，大都未能實踐孔子之教義，然孔子在日，即教弟子毋為小人儒。太炎所說，皆是小人儒之流。若謂歷代儒者都是小人，則更誣盡古人矣。忠臣烈士，何代無之。驚天地動鬼神可歌可泣的故事，史冊多有記載。其中讀聖賢書之儒者，豈可一概抹煞。太炎本通人，何獨不懂荀卿「解蔽」尹文「別固」之說乎？既蔽與固，故不覺其言之妄也。聞太炎晚年在蘇州講學時，又力勸學者讀儒行。所刊「制言」，亦無毀孔議論。想已深悔早年

之妄矣。

五四時代新青年雜誌，首先提倡反孔。無知學子，視為新奇，紛起附和。陳獨秀反孔之唯一理由，即謂孔子之道，不合於現代生活。他說：

「現代生活，以經濟為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為經濟學生產之大則。其影響及於倫理學。故現在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其說，遂至不可動搖。而社會風紀、物質文明，因此大進。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即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愚之非難孔子之動機，亦因孔子之道之不適於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強欲以不適今世之儒道，支配今日之社會，將為文明進化之大阻力也。」

陳氏所說，表面觀之，似乎言之成理。生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所講的道德，生活狀態，禮教等，都是以二千五百年前的社會為對象而立言，怎能適用於現代的社會。然一加研究，便知其說之似是而非。封建時代與現代不同之特點，乃在政治組織之不同，政治組織，屬於人為。而人性則古今無異。我國歷史悠久，民族團結，典章制度，雖代有變革，而民族性則古今大致不殊。且中華民族之結合，乃以家族為本位，自古至今皆然。與西洋社會以個人為本位者，根本不同。故中西文化，亦有根本之歧異。陳氏謂經濟學上個人生產與財產之獨立，影響於倫理，固為西洋近代社會之實況。然西洋之倫理學，遠不及我國之完美。西洋所謂個人獨立的意義，不外自由發展與自由享受二點。言其好處，則理想豐富，競爭奮鬥，足以促進文明，言其壞處，則慾望無窮，奪取放肆，到處埋伏禍種。自產業革命以來，西洋人津津樂道的物質文明，不過百年，便食到兩次世界大戰的成果。今日浩劫未已，安富尊榮的善良人士，正同在感受死神威脅，而有樂

樂悲來之苦惱。我國孔子，則早已痛心人類的慘劇。故他的學說，不像西洋所講的狹小的個人獨立。而是倡導人類的仁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是何等情理調和，氣象宏遠。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講學，是以「人」為出發點。而「中華民族性」，乃其背景。此點最重要。故他的人生哲學，政治哲學，教育哲學，皆以「人」與「中華民族性」互為經緯交織而成一套完善的宗整道理。其中自然有一小部份關於政制問題，不為時代所限。然大部份都是講的哲理原則，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豈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獨秀必欲把孔子關在封建的鐵籠中，他明知是冤獄，但別有肺腑。只輕輕點出一句「現代生活以經濟為命脈」，其中自有大文章。那時他不說，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他不先反孔，如何能親馬呢？

還有四川的吳虞，乃是李卓吾的信從。他的反孔，自是夙有師承。他叫得最響亮的口號，就是打倒吃人的禮教。他比章太炎、陳獨秀還酷辣，竟把吃人的罪狀，加到孔子頭上。他的「吃人與孔教」一文，所引吃人的故事如下：

(一) 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韓非子)

(二) 項王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遺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史記)

(三) 紹興兵圍越州，城中糧盡，洪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後漢書)

(四) 張巡守睢陽城，尹子奇攻圍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請公為國家戮守城，一心無二，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新唐書)

吳虞搜盡古書，舉出以上四個吃人的證據以後，就一筆搭上孔子，而做其結論曰：

「孔二先生的孔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不成功，真是慘極了。一部歷史裏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了，就是現在的人，或者也有沒做過吃人的事。但他們想吃人，想咬你幾口出氣的心，總未必打得干干淨淨。」

「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甚麼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套來誑騙我們的。我們應該明白了！吃人的人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

這是什麼話！歸罪孔子處，何異酷吏的深文周內。自他的怪論出後，「吃人的禮教」一句話，居然成了一般狂妄青年的口頭禪。家庭革命社會革命之流，好像都要咬牙切齒的對孔子出一口氣才甘心。如依吳氏的說法，歷代的忠孝節義，都不值一錢了。全部二十四史，也可付之一炬了。吳氏放這一把火，影響可不小！無怪胡適恭維他為「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孔子全部學說，無非是講人之自處及人與人相處的道理。仁是自處相處的理想目標。禮是自處相處實用的信條。故仁只存之於心。而禮乃見之於事。仁是根於人的良知。禮是源於人的本能。人們的身體上，呼吸，運動，消化，循環，諸器官；無不各有其本能的現象與作用。此等現象與作用，都有一定的條件，一定的道理，不容絲毫差錯。否則便不能維持其正常狀態了。推而至於天體的運行，萬物的生長，莫不皆然。這就是所謂自然法則。人們參合自然法則，融洽情理而應用於自處相處的實際信條，就名之曰禮。參合自然法則，是規律化。融洽人情事理，是藝術化。可見禮的內容，兼有規律與藝術的意味。廣義的禮，乃是人類間固有的一套道理。有什麼事，便有什麼禮。孔子曰：「禮者，即事而治也。」即是此意。例如有男女的性生活，便有婚禮。亦可說是男女同居生活的規律化，藝術化，而維持其正常狀態。狹義的禮，乃是自處相處信條中的各個儀節，自然隨時隨地而有所增減，有所異同。我國社會上所有的忠孝節義等德目，乃是自古以來多數的先知先覺為應民族的需要，有形無形，互相約定的。決

非出諸誰某少數人之手。姑且退百步言之，我國縱有某種吃人的禮教，怎獨憑空加罪於孔子。況禮教決不能與吃人並論乎？總之，吳氏之反孔，及反宗族制，反孝道，皆是出乎他故意的偏見，實無學理根據，自不須多討論了。

簡單的檢討章陳吳三氏反孔的意見，從反面去認識孔子，似乎還容易看出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學說在現代的價值。孔子既非超人，又無幻想，（與釋迦基督俱不同）他的學說，完全就現實的「人」現實的「世界」立論。而他的立身處世，完全以認真做人認真教人做人為第一要義。此其所以為極平凡。此其所以為極崇高偉大。（愚研究孔子，最重視其認真做人認真教人做人一點，屢經論及。近讀張其駒認真的意義一文，亦不謀而合）。可惜歷代儒家，竟把孔子化裝為各種模樣，全失其真。憶馬丁路德曾大聲疾呼曰：「把基督的教義，還給基督自己。」我們今日對於孔子的學說，亦有同感。故我以為中國今日與其傳統的說提倡儒家思想。毋寧明白的說建立新孔學。亦即是把孔子的學說，還給孔子自己。愚近年從事新孔學之研究，即抱此志。容將就正於社會。茲附帶一提，以誌本文尚有未盡之意耳。

## 中等學校國文教學問題

周維新

近年中等學校學生（以下簡稱中學生包括中學師範職業各校）程度之低落，反映於各大學招考新生之試卷，至為明顯。報章雜誌，常揭發此種試卷之怪異內容，傳為笑柄。而教育界人士，多已正視此問題之嚴重性，而常討論及之。惟迄今尚未見具體的補救方案，想正在醞釀中也。

本文今僅討論國文一科之教學問題，即今後將如何補救中學生國

文程度低落之通病。夫國文一科，與整個本國文化有密切之關係，不待贅述。吾人對於中學畢業生國文程度最低限度之要求，須有閱讀普通古書，欣賞普通美術文，及寫作各種記述的議論的抒情的應用文之能力。必如是而後升學或就業，方能應付裕如，達到國文通達之起碼標準也。吾人試一回想學校制度初興時，中學生之國文程度為何如？民國初年為何如？近年又為何如？誠令人有江河日下之感！今日愈前愈後，不容諱疾忌醫。茲舉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之普通現象如下：一、文法語法常錯誤。二、別字多。三、內容空虛。四、少用成語，並不善用。五、好仿時髦濫調。六、好堆砌新名詞。試推究其原因：在教師方面：一、每班人數太多，教學困難。二、難得適用教材。三、受生活不安定之影響，欠缺指導熱情。在學生方面：一、小學國文頗少澈底根本的教學，根基太淺。二、功課繁重，國文科少讀作機會。三、不知選擇適當的課外讀物。以上皆就其大勢而言。優良教師與天才生，固未可一概而論也。病象之診斷，大致如此。然將如何補救耶？是則牽涉之方面太多，尙有待於教育界之共同商討，俾謀全盤之圓滿解決，本文愧未能多所貢獻。茲就管見所及，略陳希望數點，藉供國文教師諸君子之採擇及有志青年之參攷而已。

（一）希望於學生者，分讀查作寫四項言之。惟此四項有連帶關係，相輔相成，不可偏重，宜注意焉。

讀者，讀必讀之書也。今各書店發行之國文課本，以愚所見，殊鮮實意者。如欲國文精通，決難於數冊課本求之。課本僅能視作課室講授之用已耳。故須另選自修必讀書，假定六年畢業，分爲二期。前期選必讀書六部：一、三民主義，其中國民常識豐富，語體文亦甚精潔。且青年讀此書後，可對國父遺教，獲初步之認識，發生信仰。二、論語，大學，中庸，皆國民修養寶典。可先熟讀不求甚解。擇易領悟者，另備手冊錄之，隨時記錄，其難解者，徐圖研究。作人與學文均有大益。三、水滸，語體敘事精采，內容多涉及人情世故，可增識見。三國演義，民間流傳甚廣。多敘忠義故事，文字亦通俗。此二書，較之時下新小說自少流弊，皆可發作文知識。以上爲前期六部也。後期亦選六部：一、曾文正公家書，多講求學進德之道。文亦清真

淺顯，極合實用。二、蔣委員長講演集，爲現代國民必讀書，頗多重要道理。三、孟子，左傳，爲成語寶庫，熟讀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亦富修養資料，足以擴胸襟而發深省。四、章實齋文史通義，讀之可多瞭解關於文史之重大問題，用廣眼界。五、馮友蘭新世訓，論現代生活方法，融新舊之見而歸於平實。語體文亦言之親切有味極可學。以上爲後期六部也。總此十二部書，分六年讀之，每日僅需分一小時之工夫足矣。有何難乎？若資質稍高者，可提前銜接讀畢，加讀國記、史記、曾文正選編之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趙宗頂服務與人生、杜紹文國際縱橫談六部，但不必全讀，宜自行區分「精讀」與「流覽」二類而酌選之。精讀者，不可一字忽略。前舉必讀之十二部，皆屬之。流覽者，不妨隨意涉閱，如順流而下，以節日力也。惟尙有一事須特提者：日報與雜誌，爲現代優秀國民之日常讀物。不獨留心時事，亦且吸取新知。青年學子，尤宜日與親近，視爲時代課本。且各體應用文，長篇小品，白話文言，無不具備。並常載有政府文告，名人論著，在在足爲作文參考。中學生最好能獨自訂日報一分，雜誌三四種。（獨訂有隨意選存之便，如養成剪報習慣，裨益終身學業，受用無窮。）如爲省費計，亦可數人合訂。若僅在圖書館閱覽，人多時短隨便取閱，難受實益。如係自訂，則可保存，每份認真細讀，或且反復讀之，並選錄手冊，斯則受益更大矣。

查者，查考字典與詞源也。我國字太繁，成語亦太多。即在學識淵博之士，亦難盡識盡記，况初學乎？惟有勤加查考，以期逐漸減少舛誤。吾常謂青年讀書作文，不怕讀錯寫錯，惟怕懶查耳。常見老儒宿學往往有一二字終身讀錯寫錯，皆由以訛傳訛，不肯動手一查，以致貽笑識者，猶不自覺也。青年對於生字生詞，限口中，每易滑過，故宜常存懷疑之心。疑則查，查則明矣。古人校書如尋仇，故曰校讎，讀書亦宜如此。若隨處含糊過去，懶於動手，殊非爲學之道。中學時代，必須養成動查字典詞源之習慣，雖此種工夫，頗感繁苦，然在五六年中，多多掃除錯誤，以後則大省事矣。記憶力較弱者，每查一字一詞，宜錄之手冊，以便反覆省覽，久之自不易忘。

作者，習作各體文也。青年初學作文，大都胆怯。一題到手，輒

覺其難，不知從何下筆。因性兩難，由難生長，故中學生皆不願多作文。然習作既疏，何從進步。因循敷衍，貽誤終身矣。近年白話文盛行，青年多從時髦小說中，鈔襲油腔滑調，或割裂時人文章，而又不知剪裁，生吞活剝，改頭換面，勉強堆湊成篇，甚至濫法文法，纏夾不清，變成怪體，形質惡劣，殊堪詫嘆。夫白話文言，體裁雖異，理法相通。白話原非甚易，文言亦無特難。初學宜宜澈底明瞭虛字用法，及切題命意起承轉合分段謀篇之理由規律，然後文言白話，輪流習作，一通則皆通矣。今之善為文者，一篇之中，參用白話文言，隨機變化，圓轉自如。此種文重在內容意義，文字乃其工具，稍施藝術，用助披瀝。通人為之。掉有餘裕。初學青年，切不可妄為模仿，以免弄巧反拙也。

寫者，普通寫字之練習也。書法帶藝術性質，乃少數人之專技。而青年學生之寫字，但當視為正經事耳。昔賢教人修養，重在一教字。敬有認真之義，人生無論何事，皆當以認真之態度臨之。否則怠忽輕鬆，百弊叢生矣。夫文為心聲，字為文貌，合之，則為人格之代表。故寫字有認真之必要。今試取中學生之作文成績觀之，其字體草率者，十居七八。精神散漫，流露紙上，可勝慨哉！今特提醒青年，須知寫字雖小節，實與將來事業之成敗，壽年之修短有關。非故甚其詞以登聽，蓋莊敬日強，怠肆日荒，習與性成，自為終身休戚之關鍵也。然寫字之法是否臨帖，視各人之興趣，自由決定。予以為最重要者，乃在注意清楚。何謂清？即筆筆送到，毫不模糊。何謂整？即字字勻正，毫不歪亂。如於臨池之際，身莊意敬，則精神集中，運筆不苟，自然清楚。果爾，斯不求美而自美矣。

(二) 希望於教師者，班門弄斧，何敢多所論列。茲獨舉一點，為諸君子陳之。夫教育本為清苦事業，而教國文尤為勞心。然教書猶耕田，日夕勤勞，耗損無數心力，及見苗稼勃興，欣欣向榮，不禁為之大快。教育家之生活，固多辛酸滋味。但肯流一滴之熱汗，即有一分之收穫。春風化雨，教澤長流。無論成就如何，總出一手培植，其樂雖足償辛苦而有餘。且師弟感情，親同骨肉。弟子受其師啓迪之益，天良具在，誰能忘耶？國文教師，如何講書，如何改文，如何正誤，

自願各有經驗，不妨自定方法。理無二致，殊途同歸。所須著力者，即在如何鼓勵學生自發自覺，用種種自修工夫，以求進步。譬如行路，學生推車，教師前導。譬如登高，學生負重，教師助力。所費乎良師者，全在循循善誘，使學生變被動為主動，則事半功倍，易見成效矣。今之學生，號稱讀書，開學時挾十餘本教科書而來，放假時仍挾其十餘冊教科書而去。其中夾有國文一二本，或略帶小說雜書。所讀僅此而已。(此指大多數而言，其中自亦有好學之士不如此。)宜其腹空心寒，安能執筆為文？今日國文教學之急務，惟在教師忍苦耐勞，督導學生動讀動查動作動寫是也。

(三) 希望於學校當局者，一、慎選師資，以具有熱情為第一條件。二、每班學生，以四十人以內為宜。至多不可過五十人。三、對於國文教師之待遇宜較優。如能做到此三點，即於改進國文教學有奠基之功矣。

## 明代江西之王學

辛際周

明餘姚王文成公，以正德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著平賊之功。十四年，宸濠反，急趨吉安創定之，遂受巡撫江西之命。文治武績；彪炳史冊。公於行軍敷政之餘，宣傳其致良知之學說，廣開講席，誘迪後進，故王學之在江西，頗極一時之盛。然考王門弟子分布之地域，實集中於南贛吉安南昌三區，其中吉安弟子傳播力尤為顯偉。自三區外，或地本僻處，素少嚮學。或土重篤行，不取講習。或節軀所未臨蒞，親炙無緣。或師儒夙有傳授，變遷匪易。(如南康九江二郡；朱子之遺化未泯。撫建饒信，則吳康齋胡敬齋其一齋諸儒之門牆方盛是也。)有此諸因，故景從者殊寥寥耳。茲就明儒學案所錄；參稽之志乘，為吾鄉當時治王學諸儒，列一簡表。世之究論學派者，可以觀覽焉。

(一)南贛弟子(南贛所轄，本跨贛粵閩三省地。嶺南之王學，即由薛氏中離來贛受業王門而初掃者。以不諱本省，不舉。)

何廷仁 字性之，初名秦，雩都人。初見陽明於南康。是時師旅旁午，陽明希臨講席，廷仁即與中離(薛侃)、藥湖(魏良器)諸子，接引來學。已；從陽明至越；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一時為之語曰：浙有錢(緒山)、王(龍溪)、江有何黃，著有善山集。(按善山集刻本已佚，今尚存抄本，存省立贛縣中學校。)

黃宏綱 字正之，雩都人。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宏綱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宏綱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宏綱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為主。學者稱洛村先生。(摘學案)

陽明南贛弟子，以何黃為最著。此外，雩都尚有何泰。(字廷和)、何春。(字元之)二人皆廷仁兄管登。(字宏升)袁慶麟，(字德彰)何拙先，(見毛西河王文成傳)蕭惠(此據傳旨錄注，毛西河王傳本續補謂陽明弟子有蕭惠，未詳里貫，疑是人也。)李沐，(字源甫)有自江南巡撫予告歸，月會邑中同志，講明良知之旨，著有卷惠先生集。贛縣則有劉潛，(字孔昭)興國則有謝魁，(字文杓)大庾則有劉宰，(字彥卿)劉魯，(字希曾)南康則有魏良孺，甯都則有賴元

，(字善長號蒙巖)龍南則有月華。

再傳弟子，雩都則有李一龍，(字子龍)李喬崇，(字期原學者稱一先生)丘光澤，易廷和，曾廷珂，(字鳴之)

皆善山門人。又有王維，(字潛拙)劉乾鯨，(字復一)

李一松，(字茂甫)皆養愚門人。李逢月，(字雲將一松子)

鄒南泉門人。甯都則有李大集，(字蒙泉，學者稱照山先生，著有性理

輯解，與賴蒙毅講學青原，吉人士稱為二蒙。)洛村門人。胡克和，(字節之)羅

洪先門人。南康則有劉昭文，(字汝簡著)洪甘泉，(有求正集)

與鄒東廓之門人。會昌則有胡居簡，(字近道)羅

洪先門人。又師事善山與洛村。(未完)

### 江西省通志纂修源委考

吳宗慈

余不史學史之旨，嘗有志撰輯中國方志學史有年矣。夫儒林文苑，在正史固有壽傳者。方志為一家之言，獨可無史的記載，以供後人之觀摩乎。顧三十年來，兵革屢興，今日欲求有貯藏全國方志之圖書館，既不可得矣。不得已而求其次。適承之重修江西通志之役，乃得從省立圖書館與尉挺圖書館，及他藏書家，集腋成裘，覓致江西全省，省府廳州縣志，凡百餘種。於最近清同治年間所修輯者略備。其同治前者，則祇獲十之二而已。因費數月檢勘之勞，撰成江西方志前

志源若干卷，約十餘萬言，待梓行，以供邦人士考索。茲先摘述江西省通志源流，載之本刊。有心人閱之，殆亦談徵文考獻者，所應有事乎。

江西省通志之名，肇於明。明以前不以通志稱也。漢唐以來，區域建置，迭有沿革。故古人撰述中，其具有通志性質者，而轄境之廣狹；與今日亦有不同。例如三國吳、及晉、及南朝宋、所撰述之豫章志、豫章記等書是也。亦有僅載一區域史蹟、而非通志性質者，如三國魏、何晏九江志、南朝宋、王孚安成記、鄧德明南康記等書是也。茲述有通志性質，而不以通志名者如左：

三國吳

豫章舊志八卷（見舊唐書經籍志）徐整著

晉

豫章舊志三卷（見隋書經籍志、鄭樵通志、藝文略、焦芳經籍志、卷並同、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引作一卷）

熊默著 默、南昌人、會稽太守、

豫章舊志後撰一卷（見隋書經籍志、謝修省志、引南昌舊志、載對而不及欣、白志經籍、載欣此書、作豫章舊記後撰、又太平御覽引、有豫章志、北堂書鈔引、有豫章舊記、不知二書所引、熊欣著、果別有此書、載筆偶差互也。）

熊欣著

南朝宋

豫章記一卷（見隋書經籍志、按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並有次宗豫章記一卷、又次宗豫章記三卷宋史藝文志、作豫章古志、今記三卷。）

豫章事實（見輿地碑記目。）

豫章古今（一作記）一卷（見四庫全書存目提要、考隋書經籍志、有雷次宗豫章記一卷、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又云、次宗作豫章古今誌、是編所記、至唐而止、有皇唐大曆之語、當為後人偽託之書、書分郡記、實瑞記、寺觀

記、鬼神記、變化記、神祠記、山石記、冢墓記、輿後記等、九部、記載寥寥、絕無體例云。又按天、閣進呈書目內、有豫章古今記一種、則是雷氏向有也。）以上三書均雷次宗著、次宗字仲倫、南昌人、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高隱不仕。

唐

續豫章記（豫章十代文獻略云、馮贊雲仙雜記、引續豫章記、未可知、董慎著也。）

董慎著

南唐

豫章記三卷（見輿地碑記目、是書作補豫章記云。）涂廩著、廩洪州

南昌人、仕南唐為本縣尉。

宋

洪州圖經（見輿地碑記目）李宗諤著、宗諤、字昌武、饒陽人、官至右諫議大夫、藏書萬卷、著述甚多。

職方乘三卷（見郡齋讀書附志、按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並作豫章之有志、始於雷次宗、後南唐涂廩補撰豫章古今志、序云、次宗舊志為證、至宋洪芻駒父、謂廩書略則近穢、疏則及漏、又時有抵牾、非完書也、乃椅據晉傳、疏所見聞、取其舊書、析為十二部、謂之職方乘。）

洪芻著、芻字駒父、南昌人、紹聖進士、南昌四洪之一也。

豫章職方乘十五卷（見焦竑經籍志、趙子直著。

江西圖經、謝源著、朱熹撰謝源墓誌、源、字資深、臨川人、修江西圖經。

字資深、臨川人、修江西圖經。

字資深、臨川人、修江西圖經。

字資深、臨川人、修江西圖經。

字資深、臨川人、修江西圖經。

字資深、臨川人、修江西圖經。

元

豫章續志 見萬曆南昌府志光緒通志引 程大慶著

續豫章志十三卷 見錄大昕元史藝文志 趙迎山著

續豫章職方乘十四卷 見同前 劉有慶 潘斗元著

明

豫章書一百二十二卷

按四庫書存目云、是書蓋江西之總志、全用史體為之、分大記二十卷、志二十卷、表十卷、事紀二卷、列傳六十八卷、前無序而有總目、其總目、以為列傳六十六卷、刊本誤也、其體例本諸華陽圖志、然去常據所撰遠矣。

注豫章古今記一卷

豫章雜記八卷

以上三書均郭子章著、子章字相奎、泰和人、隆慶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著述甚多、

考道光泰和縣志、子章傳、載有豫章大記一百卷、核與豫章書之名與卷數、皆不同、再查縣志藝文書目、又無此二書之著錄、祇有郭青螺集一百卷、及他著作而已、其詳待考。

江西大志 王宗沐著 宗沐、浙江臨海人、嘉靖時、官江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右布政使、作江西大志、

其書為目凡七、曰賦書、曰均書、曰賦書、當是水利曰實書、當是軍實、曰險書、當是險隘、曰陶書、其書于康熙後已佚、因清白濱修通志時、尙及見之、至雍正謝志、祇載大志論二篇於藝文、皆述江西用兵險隘、或即從其書中摘出者歟。

以上所述各書、均屬有通志性質、而不以通志名者。於是其體例、亦與普通官修通志有殊、是為江西省通志之前身也。以後所述則為官修通志、而以省通志名其書者。（未完）

（未完）

中國旅行社代辦

# 陶 陶 招 待 所

贛縣公園南路  $\diamond$  吉安上中路

（特設西菜部）

（特設中餐部）

防 空

招 待

交 通

設 備

房 間

安堅 ✓ 週殷 ✓ 適便 ✓ 堂富 ✓ 明潔  
全固 ✓ 到勤 ✓ 中利 ✓ 皇麗 ✓ 朗靜

庭家二第客旅是  $\diamond$  件條活生新合適



# 江西近代鄉賢列傳

周維新

列傳以清光緒四年重修江西通志後之六十年為範圍已撰成之傳  
稿在本刊陸續發表俟其刊完另刊行

## 萬青藜傳

萬青藜，江西九江人。清道光二十年成進士，入翰林。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第一名擢侍講學士。二十九年轉侍讀學士。旋署國子監祭酒。咸豐二年，遷內閣學士，署禮部右侍郎。典學浙江。時太平軍陷湖北武昌漢陽等處，江西戒嚴。青藜以九江扼吳楚閩粵之衝，為江防要地。疏請於北岸黃州武穴鎮，南岸瑞昌馬頭鎮，屯重兵，資戰守。並挑寬龍開河，以其土培築城，與九江相犄角，移水師屯之。為遊戍計，更於江北黃梅縣之新開鎮小池口等處，扼要築堡，互為聲援。奏入，諭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從速籌辦。然建瀛庸怯，不能疾赴事機。太平軍已出武漢，下九江，勢如破竹，遂陷江甯，蓋沿江皆無備故也。四年，調吏部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以丁母憂，乞罷。浙撫何桂清疏留青藜辦團防。會國藩方治軍閩恢復，請以青藜督辦浙江鹽運。均詔允之。六年，詔會同賴藩晏端書剿辦三衢廣饒太平軍。青藜聞命即行，策畫周至。旋應召回京歷署刑部兵部吏部侍郎。十年六月，偕賴籍兵部尚書陳孚恩等條上江西團練章程，請勅在籍翰林院修撰劉繹督辦。詔如所請。九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幾，轉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同治元年八月，以京師時疫流行，詔令清查庶獄。青藜上書京師內外奪搶竊盜各案，前經刑部奏定監禁年分新章。順天所屬人犯甚多，監獄狹窄，每多疫斃。請飭部仍照舊章，免其監禁。才所司職行。又以各省兵勇數目，延不報部，奏定限報之法。時東南軍事正急，曾國藩等每有奏請，青藜輒為進言權貴助放之。國藩亦恆與青藜通書，商攻守之策。內外情勢，得無扞格焉。四年十一月，調禮部尚書。五年九月，充玉牒館副總裁。朝鮮國海口有西洋船擄掠，責使李興敏歸國後，寄書青藜，具言拒擊狀。青藜據以疏陳。並言朝鮮之於中國，至為恭恪。此次與洋船擄兵情事，公牘未敢詳陳，更以私函申說，似可乘此警來，作函答復，將該國應行籌度之處，及該國所察畏而不敢明言之隱，盡情開導，俾知我皇上惓懷東服，優渥非常。且使彼得所奉陳，不致以激切憤事。謹擬覆書，奏取進止。得旨嘉獎，如所議行。七年三月，兼署戶部尚書。八年六月，兼署稅兵部尚書。九年四月，署刑部尚書。十年三月，兼署吏部尚書。光緒三年，

調補吏部尚書。軍事平定之後，府庫空虛，朝士頗議加課以裕國用。青藜力持異議，謂久亂甫平，正宜休養生聚，以固根本，安可竭澤而漁耶？又以各省多罹水旱等災，屢疏請撥帑賑濟。召對時，亦殷殷以民間疾苦爲言，乞勅督撫預籌荒政，俾災民不致流離失所。五年正月，充武英殿總裁。七年正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六月，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陳寶琛疏劾之。詔曰：吏部尚書青藜，辦理部務有年，尙無貽誤。惟屢被指摘，着開去翰林院掌院學士。八年，乞休。九年卒。諡曰文敏。子三人，本敦，本端，本典。

論曰：太平軍革命未成，清廷政權，操諸親貴手，歧視漢人，忌之益深矣。青藜久參朝政，出入五部，位雖崇而權不濟。故諳熟典制，而惟墨守成規。明察利弊，而難倡議興革。徒依違以終老，惜哉！惟青藜置身樞要，尙不忘民生疾苦。服官勤廉，卒保名節。蓋乾嘉以來，漢大臣權勢固衰，官箴獨勵，其道風猶未泯也。

### 蔡儒楷傳

蔡儒楷，字志廣，江西南昌人。考垣，性豪邁。清咸同間，江西軍務告急，餉奇絀，官民惶惶。垣慨捐數十萬金，以濟餉，始免於危。大吏獎爲義士。儒楷幼承庭訓，頗有父風。弱冠，頎然豐偉。博通經史，費壁序。旋舉於鄉，不屑制舉業，益究心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洞徹當代時勢，以爲國今病弱，非振興教育，不足競於歐美。嘗曰：教育所以強國，而於執政者無近利焉。士大夫居恆慷慨策治安，熱利弊。且致位握權，輒溺於富貴，視官如肆如傳舍。皆不能爲國家遠大根本之是圖，是益病弱矣。賦禮部下第，遂以知府官直隸。佐理教育行政，手訂章程，開通風氣，卓著賢名。北洋大學之規模粗具，實儒楷經營七年之功。民國成立，遷長直隸教育者又三年。其興學之法，首重擇師。而擇師必首德行而次學問，屢頒文告，申明宗旨。嘗考察各府中小學師資，遇有虛糜戶位者，輒令辭退，不稍假借。其德業優異者，爲之延譽而禮重之。以是師道立而學風盛矣。中外人士，以儒楷品節高尚，交推爲教育家。袁世凱因採輿論，任爲教育總長。然世凱方以權術用事，漸波及教育界，頗憎儒楷持重不爲己用。甫三月，調爲山東巡按使。魯人夙慕其教澤，爭迎之。及下車，不務爲震驚可喜之政令，遇事悉以德意感人，吏肅而民悅。又爲各縣學校增籌經費，獎勵捐貲興學，士紳皆聞風響應。在任二年餘，吏治清明，教育發達，極一時之盛焉。去之日，行李蕭然。居郡下，幾不能卒歲，而處之恬逸。會政局紛擾，儒楷主張多迂。有勸復出者，輒謝絕之。南潯鐵路公司，舉爲總理，乃歸贖理路事。民國十二年一月卒，年甫五十五。

論曰：教育爲國家命脈，而居中央司教柄者，實隱持風化興替之機。師儒具瞻，望至重也！儒楷以教育家入閣，風骨凜然，足爲士林矜式。袁世凱時代，顯要多費私肥己，驕奢相尙。儒楷且長部領圻封矣，獨家無餘財，豈非古之所謂不降其志者耶！

### 贛風錄(詩)

#### 題黃晦聞先生兼葭樓詩

胡先驥

兼葭寄意在江湖，獨立知傷氣類孤。筠節修能天所嫉，冰懷雪抱若為娛。攘夷文字存微旨，忤物襟懷切茹荼。三復遺編堪一嘯，叢殘誰為拾璠瑜。  
後山以後見公詩，句法涪皤我所師。高詠直令真宰泣，酸懷微許素心知。百年世變今為亟，一瞑家山夢尙疑。嚮往有年慳一面，倘憑精氣接鬚眉。

#### 璪述其五

王有蘭

申韓出黃老，皆所務為治。管葛知尙嚴，恒得法外意。江陵與半山，惜未竟其志。方知仁術難，法治真利器。崔符遍草莽，哀鴻餘涕淚。民德亦偷漓，一家哭何計。滔滔縱橫家，前席說魑魅。卑之無高論，布粟安可棄。豈誇胞與懷，獨善已無地。人間建淨土，牟尼亦默契。

#### 挽張季鸞

王有蘭

平生沈澆無多士，識遠思精此一奇。下筆千言中有淚，折衷羣議正無私。論文申館持籌日，煮酒津樓借箸時。一別十年成永訣，扶輪後死更誰期。

#### 病起

王有蘭

力命相搏又一回，開窗滿目是新機。盆花對我依然笑，園鳥無猜自在飛。天女敢勞

施衆卉。維摩何德報春暉。西臺莫漫悲川逝。未許披裘問釣磯。

### 雪齋來詩殷勤慰問次韻答之

夏敬觀

來書娓娓作深談，欲辦青山着我龕。四十年來江海客，未知何路達虔南。  
一火燎原國遂空，九州何地免哀鴻。商量沒頓吾家處，可是家山便不同。  
種柳初師郭駱駝，安排斯哭亦斯歌。劫來棄我三間屋，始悔平生作計多。

### 園夜

程學恂

草玄鉛槧日忘疲，園夜沉沉繫遠思。千劫苦催雙鬢擾，萬緣都付一燈知。老甘屏退歸偏滯，夢給懽娛醒尙疑。我抱奇哀心不死，海枯石爛定何時。

### 讀證如見寄近詩

楊赫坤

去亦非離來豈遇，偶然風掛一瓶衣。不知夢影分明處，可是莊周衡氣機。

### 簡麗澤吟社諸君子

任傳藻

平生寡所嗜，惟以詩相娛。探幽再啄句，古人曠石湖。星巖時夢遊，吟嘯天梯扶。遊固甯知夢，詩境思求歟。榕湖聞雅集，主人勝石壺。裙屐一時盛，座喜有名姝。因此念門士，仙才世非無。願聞題襟集，紀勝誰爲圖。

### 賀黃任之（炎培）老友與沈維鈞女士結婚

蔡敬襄

後先賢侶喜相同，天佑君家福海中。國難正需夫婦力，共嘗艱苦孟梁風。

同心救國無私欲，白髮紅顏保健康。（黃君今六十五沈女士今三十四黃君寄來手書敘婚事經過並附敬告親友文以沈女士爲救國同志）抗暴功成時不遠，復仇雪恥搗扶桑。

### 壽周憲民先生五十

聶遜叟

周子逢大衍，寄我書感詩。平生道義交，宜以詩壽之。近世尙浮薄，子獨不趨時，詩中見至性。語語蘊光輝。夙負康濟才，盛年正有爲。蹭蹬騏驎老，而無伯樂知。懷抱明月珠，落落將投誰。高節終不折，天生松柏姿。退藏理文史，素志毋乃非。史學頗深邃，文章亦瑰琦。方稍見端緒，已足窺精微。然其憂患心，學道猶孜孜。胸次有千秋，風範真人師。老夫遜巖壑，自愧難追隨。望子昌聖學，勉起一代衰。定知仁者壽，洛社長相期。

### 憲民先生以五十初度書感詩見示追和一章敬希教正

歐陽祖經

朵雲條飛來，眼纈意敢怠。盟誦茂叔詩，勝我奚翅倍，豫章盛文物，宋明尤綉綵。一紙動澄江，鄴架恣搜采。煥若錦千疊，璨如珠百琲。皮裏含陽秋，袖中納東海。綱常繫邦本，凜冽萬億載。世或譏迂談，吾獨問真宰。興固前人勳，亡亦匹夫罪。凡楚一吠間，青史豈敢給。餘生遭征戰，欲進嗟驚駘。時爲梁父吟，自哂太常餒。顛沛良所甘，佇奏八方凱。君家矍鑠翁，繞室栽蘭茝。慈孝樂融融，媿彼澆俗改。斑衣效萊舞，春花纔蓓蕾。三歲六千場，四十九年悔。德業尼山徒，行路焉能浼。人生最難得，身老親健在。喬木依高風，不醉將何待。

# 長句奉祝憲民先生五十大慶並博堂上老封翁一笑

辛際周

羨君髮黑與膚盈，問歲初知半百經。偶現宰身曾說法，新編野史自名亭。百年文物搜埃燼，兩世衣冠足典型。矯首江天雲霧裏，少微星拱老人星。

## 憲兄寄示五十自述詩感而賦此即以爲壽

車駒。

亂逐猿鶴栖，旅憂歲崢嶸。相視鬢已霜，子竟知命人。握管發至聽，一映動八垠。歷歷著文物，源源輝雙睛。小窗窺否泰，造化驗長生。先鞭實我師，八馬傳蹄聲。更羨養志樂，安貧道其真。高岡森老柏，大海縱長鯨。天地我孤兒，一酌猶夢擊。亂離增罪感，相望一吟呻。

## 憲民兄詠五十初度書感詩次韻奉祝敬乞教正

盧兆梅

周子詠我詩，玩味詩可壽。不空談性靈，詮敘亦樸茂。親在不言老，趨庭猶年幼。讀書日不足，明辯期今後。性定神超詣，音響一何秀。三昧見漁洋，晚歲集懷舊。談詩從悟入，吾子毋乃又。

七年前五十，零丁失恃人。陟屺觸悲詠，顧影增酸辛。幼孤依兩兄，蹤跡俱已陳。念年傷骨肉，夢憶淚痕新。何日烽烟靖，流離歸告神。念子猶人子，家國繫一身。

草廬策天下，或謂太早計。要措之裕如，預立吾輩事。子屢試劇縣，芬憩人知貴。罷官仍力學，自為再起地。物理與民情，求辯更造遂。魯論甯半部，漢書下薄醉。典型重老成，英英真吾畏。用則可達道，舍亦求其志。

作賦溯庚寅，祝子侶黃綺。未必過去非，更求今日是。寫詩道性情，上接三百旨。空谷聞足音，寔然令人喜。澄江月分明，盈盈隔一水。門韻想坡涪，效顰亦忘恥。氣味略相似，才殊肯岐視。

(諸友賜詩頗多茲將先到者刊載數首其餘容後續刊維新謹識)

### 五十初度書感 壬午仲春

周維新

優生可百齡，纔半不稱壽，自信活八十，際此尙年茂。且喜吾父健，侍立猶童幼。蹉跎愧已往，補過勉於後。豈虞崦嵫迫，惟挺松柏秀。譬如今再生，德業期勝舊。時艱方日亟，虛度慎毋又。

生日何所思，首思生我人。年年逢此日，陟屺含酸辛。母逝胡太早，兒懷難具陳。忽忽廿餘載，杯棬一如新。祭豐誠未能，即能亦愴神。安從報萬一，無忝謹吾身。

生命有修短，修短不足計。時運有窮通，窮通皆小事。人為萬物靈，何者人所貴。殷勤學而思，惶恐對天地。依依尼父門，宮牆嘆深遠。匹夫敢自非，望古輒心醉。儼然類迂闊，譏侮又奚畏。吾自有吾真，始終行素志。

百花方盛開，春光抑何綺。懸弧值佳日，為樂終非是。兒曹辦園蔬，謂以代甘旨。吾家素寒賤，得此自可喜。頻年壽吾父，亦僅有菽水。事親貴養志，安貧不為恥。此理能共明，融融笑相視。

# 江西建設銀行

本行爲本省公營金融機關，以服務社會爲主旨，辦事敏捷，手續簡便，提倡儲蓄，利息優厚，匯款迅速，取費低廉，尤注重扶助小工商，辦理短期貸款，每戶以十元至二百元爲度，各界惠顧，無任歡迎。

分行辦事處	
吉安	萍鄉
河口	景德鎮
大庾	南城
泰和	甯都
衡陽	金華

通匯地點  
 本省各地及福建廣東省  
 各縣 上海 重慶 昆明  
 衡陽 寶慶 宜昌 貴陽  
 桂林 梧州 金華 柳州  
 等處 香港，澳門，  
 星加坡，廣州灣等埠。

總行贛縣中山路九號

電話掛號六〇八〇

電話掛號六八三一



# 江西裕民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代理國庫縣庫  
兼辦儲蓄存款節約儲金

總管處：贛縣陽明路

電報掛號：六七七六

## 福建

福建甯化  
清陽南平  
浦城  
邵武  
建甯  
崇安  
長汀

## 安徽

休甯屯南  
南溪  
祁至  
門德

## 江浙

義甯常山  
烏縣  
溫江青田  
州山田  
蘭金嶽縣  
蕪縣  
永康  
慈龍泉  
黃昌  
巖化  
區東  
水陽

2. 湘鄂粵閩蘇浙皖各省均可通匯

石光橫都屯南運分泰修  
城澤峯昌溪康花宜和  
尋宜南玉麟信安上衛宜  
鄧黃城山州豐福高陽春  
衡資樂應婺龍甯遂武吉  
州谿安潭源南岡川甯安  
高南潯貴樂上新萬銅贛  
安豐灣谿平猶塗安鼓州  
進廣崇河德崇新永瑞景  
賢昌仁口興義喻豐昌德  
豐會金廣萬慶清吉萍上  
城昌谿豐年南江水鄉饒  
奉瑞黎弋祁定零峽萬撫  
新金川陽門南都江載州  
甯興東餘餘安大永宜南  
波國鄉江干遠庾新豐都

1. 本行各分行處及匯兌所

◁ 本省境內百元以下匯款免費 ▷

# 江 西 實 業 銀 行

總 行 吉 安 中 永 叔 路 二 三 九 號

電 話 號 碼 一 五 五

電 報 掛 號 一 三 九 五

## 本 行 特 點

存 取 敏 捷  
匯 兌 迅 速  
手 續 簡 便  
星 期 辦 公

## 本 行 業 務

定 期 存 款  
活 期 存 款  
匯 兌  
代 理 收 付  
代 理 保 險

## 本 行 宗 旨

服 務 社 會  
便 利 羣 衆  
調 劑 工 商  
發 展 生 產

## 代 理 處

重 慶 三 業 莊  
昆 明 上 海 信 託 公 司  
寧 都 厚 大 莊  
長 沙 中 業 公 司

## 辦 事 處

衡 陽 道  
泰 和 西  
贛 縣 陽  
電 報 掛 號：一三九五  
電 話：三四號

## 匯 兌 處

樟 樹 坪  
鷹 潭 中  
金 華 後  
浮 梁 中  
電 報 掛 號：二八八五  
電 話：十九號  
電 報 掛 號：一三九五  
電 話：一四號  
電 報 掛 號：一三九五  
電 話：一四號  
電 報 掛 號：一三九五  
電 話：一三九五  
電 報 掛 號：一三九五  
電 話：一三九五

江 西 義 民 救 濟 協 會



第二工廠  
(設興國)



第一工廠  
(設黎川)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購	定	出	各	藉	義
者	價	品	種	維	民
速	從	優	布	生	紡
來	廉	良	疋	計	織

